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 追因与探寻：关于“韩流”

马建青、仰滢 | 最后更新：2004-3-1

# 追因与探寻：关于“韩流”

马建青、仰滢

跨越不同文明的重重阻隔，冲破“欧风美雨”的层层包围，摆脱“日本制造”的穷追猛赶，“韩流”一举战胜欧美、日本，在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韩流”风行，不禁使人困惑：为什么韩国文化对青少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韩流”缘何能风靡中国？

上海团市委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韩流”已经成为当今青少年中的一种文化时尚。在对360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知道“哈韩族”的高达80%；知道“流氓兔”的有292名，高达81.1%，其中真正接触的多达65.8%，明确表示喜欢的占53.7%。另据《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8日的报道称，有46.5%的中学生喜欢看韩国青春偶像剧。一袭“韩流”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北京、上海、成都等“韩流”策源地竞相上演着“哈韩族”追风赶潮的盛况，一时间赫然成为城市流行文化的新景观。

跨越不同文明的重重阻隔，冲破“欧风美雨”的层层包围，摆脱“日本制造”的穷追猛赶，“韩流”一举战胜欧美、日本，在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市场上渐呈强势。“韩流”之盛，不禁使人困惑：为什么韩国文化对青少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韩流”缘何能风靡华夏大地？

## “韩流”来袭之社会背景

“歌随世而生，世随歌而动”，任何一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社会变革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等概念的讨论中，“韩流”应声而动；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

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带着时代的印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全球化语境推动下的文化输入。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全球化浪潮，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政治上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激烈交锋。全球化成为一个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而又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大大缩小了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差距，“地球村”正在由神话变为现实。全球化趋势挟带流行文化席卷世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融入国际化轨道，与世界流行文化的脉搏一同跳动。在全球化语境中，对处在文化输入国地位的中国来说，西方文化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韩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韩国的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泡菜、烧烤、流氓兔、松糕鞋等商品，通过物质消费进入一代中国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时，随之而来的韩国式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在深刻影响着当代青少年。在现代语境中，全球化已然成为一个极具扩张性力量的概念。

社会转型时期涌动着的流行文化现象。“韩流”的兴起是在中国总体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与这场社会大转型相伴随，日常生活节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的加速度越来越大，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一个动态社会，如果生产方式多样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政治身份体系弱化、地位平等、流动自由，流行文化就越容易产生和蓬勃发展。“韩流”正是在我国全方位的、持续深远的社会转型时期，一种把变化、发展、进步作为理念的开放性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并流行起来的。

丰裕社会培植了孕育“韩流”的沃土。“哈韩族”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伴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伴随着小康社会的阵阵号角。他们没有战争和饥饿的记忆，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并享受着今天这个凝结着父辈血和汗的富裕、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带来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冲击与震荡。他们以不同于父母的方式思考，又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今天，青少年的精神需求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呈现出更明显的多向度、多层次、多变化的特点。试想，如若我们的年轻人还在为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而苦恼，又哪来“哈韩”的闲情雅致？“韩流”是绝对没有它盛行的土壤的。

城市化进程构筑了“韩流”的温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样描述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巨大变化：“乡村变为城市……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锻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城市化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也创造了新新人类。在城市这个人口异质性较高的社会环境中，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见怪不怪”的容忍态度，于是大凡新鲜事物总是首先在大都市露面，新新人类总是诞生于钢筋水泥组成的城市森林中。城市的宽容和开放接纳了“韩流”，因此北京、上海等城市首先感受到“韩流”的热力，成为“韩流”的策源地也就成为情理之中，而“哈韩族”作为城市的一道文化新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息化浪潮为“韩流”提速。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突飞猛进，飞速发展的电脑、卫星通讯、多媒体、互联网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人们的生存方式，由“比特”组成的信息世界和符号化空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生存”空间。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和传播媒介，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传递的周期，使世界迅速进入了一个电子和数字传播的时

代，中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得到空前发展：信息内容处在永久性地动态发展过程中，信息的储存和传播突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时间限制，传播速度之快、交流范围之广是前人难以企及的。“哈韩族”通过QQ、BBS等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分享着“哈”的乐趣，他们经由网络实现了与“韩流”的亲密接触。

## “韩流”盛行之文化因素

**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韩流”兴起的外在动因。21世纪是后工业的信息时代，是多文化、多文明的时代，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同样，多元文化的交流也是今天不可回避的话题。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体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是封闭、隔离和不相往来的，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交融是本土文化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动力。每一种民族文化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创新变革文化，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在融合中创新，在交汇中生长。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费孝通先生在此问题上曾有精辟的论述：“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韩流”正是借助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之势，在遭遇了中韩文化的冲突与紧张后实现了沟通与融合。

**青少年本土文化的缺失：**“韩流”滋长的内在诱因。中国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输出国之一，中华文明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输出国地位基本上被瓦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一直构成强烈的反差。民族文化就其本质及其内涵而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就其外在表现形式而言，却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青少年文化上表现出巨大的空白，属于青少年的文化较少，并且越来越缺乏原生性和创造性。对于文化触角异常敏锐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求新求异的特点得不到主流文化足够的重视，对文化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转移到外来文化之上。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学生中表示经常购买外国音乐、VCD、DVD及录像带者为70.8%，经常购买外国书刊者为64.5%，购买外国电子游戏光盘者为32.7%。较之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无疑是现代、前卫、时尚的代名词。青少年对外来文化容易产生一种亲和力，认同、接纳的心态愈益明显。在青少年本土文化的种种困境的衬托下，“韩流”作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一匹黑马，一下跃入青少年的视野，“韩流”由此得以大行其道。

**中韩文化的同质性：**跨文化对话的基础。中国和韩国同处于东亚地区，有一种天然的地缘亲近，两国既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又有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在跨国文化的传播中存在着文化趋同性：文化根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都存在着相通之处。历史上都曾接受过儒家文化的洗礼，同属于以重人伦为内在本质的汉字文化圈体系。与欧美文化、日本文化相比较，韩国文化显得优雅而恬淡，这一点上，和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比较相近。中韩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的这种“重叠共识”有利于缓解了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中韩文化的同质性容易使国人产生心理认同，对韩国文化也就平添了几分亲近感。“韩流”带来的韩国文化实际是包装过了的东方文化，是亚洲文化和欧美

文化融合改造的结果。经过东方人的重新包装设计，“韩流”既不乏西方的时尚魅力，又不失东方的本真韵味，一切流行元素中似曾相识的中国印记若隐若现，对中国青少年而言既是新奇的，又是熟悉的。“韩流”的兴起其实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传统与现代的揉合。此起彼伏的“韩流”是以中韩两国文化的可交流性为基础的。

“哈韩族”的后现代情结：文化思潮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至今，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而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作为“破解”文化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是以“解构”为追求，力求表达的是“非中心性”、“去合法化”、“削平深度”、“消解神圣”，崇尚完全的放纵、自由、宽容。尽管“哈韩族”并不直接地接触后现代主义思潮，甚至对于后现代主义所知寥寥，但是文化思潮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当我们的思想者们还在犹豫、观望、质疑后现代主义的是非曲直，为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作论证的时候，我们的“哈韩族”就已经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后现代”。他们整日里挂在口上的是金喜善、安七炫等外族他国的宠儿；他们唱着“H.O.T”的歌，醉心于HIP-HOP的节奏；他们钟情于“过火”的服饰和极尽张扬的身体装饰……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英雄、没有神圣。“哈韩族”经由言语、行为等在事实上将后现代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透过他们的运动、时尚和娱乐，总能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韩流”与后现代转向息息相关，如火如荼的“韩流”是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翻版。

强势经济推动下的强势文化：文化殖民的陷阱。尽管不是绝对的，但中外文化的传输往往是单向的。强势文化依托经济的力量到处殖民，不必动用坚船利炮，仅仅商品、资讯和艺术已然胜券在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的输出和主导权，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试图借助于经济扩张来“平整”人类文化的差异及多样性，而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殖民最终又为经济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精神鸦片，以期形成西方霸权主义所梦寐以求的“良性循环”。韩国人口是我们的1/30，经济规模却是我们的40%。近几十年来，韩国文化以发达的经济为背景渐呈强势，不失为强势经济推行强势文化的一个明证。有强势经济做后盾，“韩流”大有长驱直入引领时尚之势。处于全球化漩涡中的中国首先感受到作为韩国强势文化代表的流行文化的热力，“韩流”实现了中、韩之间文化的竞争性输出与反馈。

## “韩流”风靡之心理基础

“韩流”的肇起根植于年轻人崇新尚奇的心理。作为社会最敏感、思想最活跃且富有才智的青少年，他们较之社会其他群体对新事物有更大的热情。他们不甘寂寞，厌恶枯燥、乏味、单调的生活，却对求新、求奇、求异情有独钟，越是新奇、新潮、新派的东西，越是喜欢，但凡领潮流之先的东西，他们都会热切地去尝试、去购买。每一时代的新潮东西，总是青少年消费后才流行。流行超肥裤也好，松糕鞋也好；时兴染红发也罢，HIP-HOP也罢，在其流行的时空中，年轻人都想方设法地去尝试，渴望探个究竟。在追求新、奇、特的心理驱动下，“哈韩族”敢为天下先，以标新立异为荣，大胆追逐和引领着时尚潮流。

“韩流”之所以火爆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年轻人彰显个性的心理需要。社会心理学认为，年



年轻人在与同辈群体保持步调一致、不甘人后的同时，又十分希望区别于他人，实现“差别性愿望”。有时候，他们并不介意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追求另类、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流”发端于社会一体化与个性差异化之间的张力。年轻人既强调共性的东西，说同样的流行语，穿同样的时髦衣服……同时，又十分强调个性：这是一个设计自我、发展自我的时代。“哈韩族”徜徉于各种个性化符号之间，从滑板到街舞，从发型到服饰，从烧烤到流氓兔，无不紧跟时代潮流，透射强烈的个性光芒。在他们看来，“哈韩”是一种前卫的风格，“哈韩”是一种卓然不群的特性，“哈韩”是一种个性的充分张扬。

“韩流”发端于年轻人缓解压力，寻求补偿的心理需要。跨世纪的年轻人是幸运的一代，他们无需面对父辈曾经经历的种种磨难，但又是压抑的一代，他们承受着成倍增长的竞争、压力和风险。升学的烦恼，满世界找工作的困境，随时被炒鱿鱼的担忧，人际沟通的困惑，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今天的年轻人所承担的心理压力绝不比父辈担当的少。面对种种心理压力而无法释怀的年轻人发现，“哈韩”缓解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压抑，让他们暂时得到了某种替代性的满足：以热情而奔放的韩国音乐为例，“哈韩族”找到了某种近似的共鸣，和着节奏，随心所欲地手舞足蹈一番，借以排解郁闷，放飞心灵，“就让一切的烦恼见鬼去吧！”。再说韩国影视剧，“哈韩族”轻而易举地发现无论是在外貌还是性格上，自己与屏幕上的男女主人公总是有几分相象，于是乎，借别人的台词表白自己的爱情，借别人的手帕擦自己的眼泪，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东西在精神世界里寻找补偿，韩剧满足了年轻人寻找代言人的心理需求。

“韩流”勃兴暗合了年轻人的逆反心理。青少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往往是被教育和受管束的对象。边缘化处境滋生了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相对剥夺感，造成反叛意识增强。年轻人由于认知上的错位，情绪上的负性体验，在行为意向向上就必然表现为抵触和逆行。如“夏天穿裤子，冬天穿裙子”的韩式少女装扮就袒露了青少年“反其道而行之”的心迹。而“流氓兔”的风行则把年轻一代的逆反心理暴露无疑。一改兔子受欺负的弱者形象，Mashi Maro以调皮捣蛋、玩世不恭的面目示人，它出格的行为恰恰影射了年轻人的逆反心理：摆脱传统约束，冲破陈规陋习。青少年从中得到了一种反抗的愉悦，正如众多的“哈韩族”所言：“我们无法不喜欢”。

“韩流”的风行与年轻人的从众心理密不可分。年轻人的心理尚处于不成熟和不完善期，虽然自主性有所发展，但在心理上仍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同感和融合感。社会心理学认为，年轻人追逐流行，除了满足“差别性愿望”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模仿他人、适应社会的“协调性愿望”。如果说一开始“哈韩”只是少部分个体的生活情趣，但是当“哈韩”成为一种时尚传播开来时，青少年就不得不由衷地追问自己：“不懂怎么行？”“我为什么不去加入这种潮流”？不跟风就会感觉到一种压力：谁不听韩国音乐、不看韩国偶像剧、不能如数家珍似地报出几个韩国明星，谁就是落伍者。为了逃避孤独，不至于游离于同辈群体之外，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上和言行上紧跟时尚的步伐，在属于自己的族群中寻找合适的位置。接受“韩流”，也就意味着被“韩流”所覆盖的人群所接受，“哈韩族”由此获得一种社会归属感，也在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中寻求一种心理庇护。

可见，“韩流”现象的蔓延，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还与复杂的文化与心理因素密不可分，这

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韩流”风潮的深层原因。

马建青：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

仰滢：浙江工程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珑玲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mailto:louke11@yahoo.com.cn)

